

Jaroslav Hasek

The Good Soldier Svejk

好兵帅克的遭遇

WINSHARES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捷克] 雅·哈谢克 著

蒋承俊 徐耀宗 译

华夏出版社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The Good Soldier Svejk

Jaroslav Hasek

好兵帅克的遭遇

「捷克」雅·哈谢克/著

蒋承俊 徐耀宗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兵帅克的遭遇 / (捷克) 哈谢克著; 蒋承俊, 徐耀宗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8. 1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书名原文: The Good Soldier Svejk

ISBN 978-7-5080-4486-6

I. 好… II. ①哈… ②蒋… ③徐… III. 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361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好兵帅克的遭遇

作 者 [捷克] 雅·哈谢克

译 者 蒋承俊 徐耀宗

责任编辑 袁 沙

特约编辑 唐运锋

美术编辑 杨无惧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67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80-4486-6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哈谢克和《好兵帅克的遭遇》

蒋承俊

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出生于捷克布拉格一个穷教员的家庭。商业学院毕业后，无固定职业。任过短期的编辑。中学时就积极参加反对统治者的游行示威。一度还受过无政府主义影响。一战爆发后被征入伍，随部队到俄国。一九一八年加入苏联红军，不久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〇年返回祖国。一九二三年死于利普尼采村。他主要写短篇、政论、小品文。作品大多以讽刺笔调揭露奥匈帝国的腐败和捷克资产阶级的虚伪，反映下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得救》、《女仆安娜的纪念日》、《猪崽克萨威尔外传》等短片都是他的重要作品。这些作品的特点是，情节简单，整个故事结构都着眼于强化作品所揭示的社会冲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突出反面角色、并以白描手法把他们心中那些可耻的、丑恶的方面暴露在读者面前。

哈谢克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世界大战中的好兵帅克的遭遇》（1921—1923，一译《好兵帅克》、《好兵帅克历险记》、《好兵帅克的遭遇》）是一部杰出的政治讽刺作品，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五十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

哈谢克以他独具的讽刺才能，通过帅克这个“天才的傻瓜”的奇迹般的经历，揭示出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特别是一战中许多意义重大的生活现象——奥匈帝国统治者的残暴、专横、穷兵黩武，教会的贪婪腐朽，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残杀。帅克忠于军人的天职，无条件执行命令的行为，由于他的“蠢笨”，往往导致适得其反的后果——破坏了长官的意图，成为独特的反抗方式，而上司受到愚弄却又对他无可奈何。他敢于藐视大人物，拿将军的秃头开玩笑，愚弄吃喝嫖赌的随军神甫，使他们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帅克作为神甫、上尉的勤务兵及奴仆，其关系同堂吉珂德与仆人桑丘·潘沙、匹克威克与山姆·维勒以及我国《西厢记》里的莺莺与红娘等主仆关系截然不同。这些聪明的仆人都能帮助自己主人度过一道道难关，而帅克则把他主人的生活变为真正的地域，致使卢卡什上尉喊出：你给我滚，你这个天字第一号的白

痴。别人活一千年，也没有你在几个星期之内干出的蠢事多。是的，上尉说的“蠢事”则是帅克捉弄他们的妙举。帅克在哪里出现，哪里就要被搅得盆翻罐倒、鸡飞狗跳，反动统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被搅得一团糟。哈谢克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集捷克人民机智、风趣、乐观、热忱、憨厚于一身的帅克，来表示捷克民族对帝国主义战争、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反抗。正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尤·伏契克所说，帅克“仿佛是条虫子，在蛀蚀奥匈帝国那个反动统治制度时是很起劲的，尽管并不是始终都很自觉的，在摧毁这座压迫与暴政的大厦上，他是起了作用的”。帅克这种反抗是通过他独有的语言、动作和心理表现出来的。帅克这个人物的特点与别的作品的人物形象绝无雷同之处。帅克用他对唯命是从现象的讽刺，用他的民间笑话来破坏反动分子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看来他似乎永远也不会终止玩笑，但是在困难关头他能够极其严肃而又顽强地进行战斗。他是黑暗时代里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不屈灵魂，不仅成了捷克文学和生活中的典型，而且还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人物之一。有人说，捷克到处有帅克，每个捷克人身上都多少有些帅克味，有人就称捷克人为帅克。在捷克人民生活里，时常可以听到有人被爱称为“咱们的帅克”。

书里还塑造了另一些生动的人物典型，像好色的上尉，把祷告书放在厨房里，床上挂着《苏珊娜沐浴图》、晚上抱着《十日谈》入睡的神甫等。哈谢克塑造人物形象时，不是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而是注意描写人物的外部特征，采用漫画的夸张、怪诞的手法渲染性格的特点，使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看到那张月亮似的半满笑脸，一双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蓝色的眼睛和他的镇定、安详并且似乎在问“请问，我干了什么错事吗？”，“请问，有什么事能怪我吗？”的表情；一听到说起话来那种温柔、平静、毫无犯罪感的语调，头头是道的辩解词，推心置腹的解释，热情洋溢的叙述，那他是谁？大家会异口同声地说：他就是好兵帅克。一听到张口闭口就是：你现在还不认识我，你会认识我的！准是那位为人奸险、蠢不可及的杜布中尉。哈谢克的讽刺手法是多姿多彩的：写好人用亲切、轻微的讽刺口吻；写那些坏人则是嬉笑怒骂、辛辣尖刻。《好兵帅克的遭遇》自始至终都显露出讽刺艺术的锋芒。一个一个的故事、人物对话以及帅克的一百二十个传闻逸事，讽刺了那个本身就十分荒诞无稽的世界。哈谢克讽刺艺术的高超处就在于讽刺的意味是通过情节发展自然地流露出来的。波澜起伏的情节，严谨完整的结构是这书的又一特色，它

有些像中国的章回小说，大故事套小故事，一桩一桩有趣的故事特别引人入胜。

哈谢克塑造的帅克已和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摩夫、阿 Q、贾宝玉等不朽的典型在一起永远被列于世界文学典型性格的画廊。

主要人物表

帅克——九十一团退役老兵，后又加入该团。

米勒夫人——帅克的用人。

布雷特施奈德——秘密警察。

巴里维茨——“杯杯满”酒馆的男主人。

奥托·卡茨——随军神甫，帅克做过他的勤务兵。

卢卡什——上尉，帅克做过他的勤务兵和传令兵。

施罗德——帅克所在的九十一团的上校。

拉齐纳——第七骑兵师随军神甫。

卷首语

伟大的时代就得有伟大的人物出现。一些谦卑的、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既没有拿破仑那样的英名，也没有拿破仑那样的丰功伟绩。可是把他们的品德拿来分析一下，就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荣光也将显得黯然失色。现如今，您要是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就会遇到一位衣衫褴褛的士兵，他压根儿就不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里有着怎样的伟大和了不起。他谦卑地走着自己的路，谁也不去纠缠打搅，同样的，他也不被那批记者所烦扰，要求会面或发表高见什么的。如果您要问他一声尊姓大名，他就会非常简朴而谦恭地回答说：“我是帅克。”

原来这一声不吭、毫无架子、衣着寒碜的士兵，正是我们的老相识好兵帅克。早在奥匈帝国统治时期，帅克的骁勇和刚直在捷克王国的全体子民中已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就是进入共和国时代^①，他的名望依然。

我很喜欢这位好兵帅克。我相信，当我把他在世界大战中的种种遭遇讲述一番，诸君一定会同情、喜欢这位如此谦卑、默默无闻的英雄。因为他绝不像赫罗斯特拉托斯^②那个笨蛋，仅仅为了能使自己的劣迹登在报上，写进教科书里，就纵火焚烧了以弗所城的女神庙。

仅此一点足矣。

作者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② 赫罗斯特拉托斯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境内的以弗所人。他为了出名，于公元前三五六年烧毁了自己家乡的宏伟的阿耳忒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庙。后来人们便把那种不惜代价，甚至通过犯罪的手段来谋取个人荣誉的人称为“赫罗斯特拉托斯”。

目 录

哈谢克和《好兵帅克的遭遇》 / 1

主要人物表

卷首语

第一卷 在后方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 3

第二章 好兵帅克在警察署 / 12

第三章 帅克在法医们面前 / 20

第四章 帅克从疯人院里被赶了出来 / 26

第五章 帅克在萨尔莫瓦大街的警察署里 / 31

第六章 帅克冲出怪圈，又回了家 / 37

第七章 帅克入伍 / 45

第八章 帅克成了一名假病号 / 51

第九章 帅克在拘留所里 / 65

第十章 帅克当了随军神甫的勤务兵 / 82

第十一章 帅克陪随军神甫去做战地弥撒 / 102

第十二章 一场有关宗教的闲扯 / 110

第十三章 帅克要去举行临终涂油礼式 / 116

第十四章 帅克当了卢卡什上尉的勤务兵 / 120

第十五章 大祸临头 / 143

第一卷《在后方》后记 / 154

第二卷 在前线

第一章 帅克在列车上惹的乱子 / 159

第二章 帅克的布杰约维采的远征 / 175

第三章 帅克在基拉利希达遭横祸 / 207

第四章 新的磨难 / 225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的摩斯特到索卡尔 / 233

第三卷 光荣的败北

第一章 穿过匈牙利 / 251

第二章 在布达佩斯 / 266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 278

第四章 齐步走！ / 287

第四卷 光荣败北续篇

第一章 帅克在俄国俘虏押送队 / 301

第二章 临刑前的祈祷 / 321

第三章 帅克重返先遣连 / 328

名家评论 / 343

哈谢克生平和创作年表 / 345

第一卷 在后方
蒋承俊 译

第一章 好兵帅克干预世界大战

“他们就这样杀了我们的斐迪南。”女用人告诉帅克先生。几年前，当军医审查委员会鉴定帅克为白痴后，他就退伍还乡了，在家以贩狗谋生，也替奇丑无比的杂种狗伪造正宗血统之类的证明书。

除了干这档子买卖外，帅克还患有风湿症。这时，他正用风湿油搓着他的膝盖。

“哪个斐迪南呀，米勒太太？”帅克问道，一面继续搓着他的膝盖，“我认得两个斐迪南：一个是给杂货店老板普鲁什当用人的，有一次他喝错了东西，将一瓶生发油喝了下去；另一个就是斐迪南·柯柯什卡，他是一个捡狗屎的。这两个随便哪个被杀掉，我看都没什么可惜的。”

“可是，老爷啊，死的是斐迪南大公^①呀。就是住在科诺皮什捷的那个，又胖又虔诚的那个呀。”

“我的天哪！”帅克尖叫了一声，“这太妙了。那大公的事故是在哪儿发生的？”

“他们是在萨拉热窝干掉他的。老爷啊，您知道吗，还用的是左轮手枪呢。当时他正带着自己的大公夫人，坐着小轿车兜风呢。”

“你瞧，多神气呀！米勒太太，坐的还是小轿车呀！当然哪，也只有像他那样的阔老爷才坐得上啊。可他没料到，坐一下小轿车兜兜风就呜呼哀哉命归黄泉了。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哩，这不是波斯尼亚的庙会吗，米勒太太？那大概就是土耳其人干的了。原本我们就不该把他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②抢过来。你瞧，结果怎么着，米勒太太，那位大公果然就上了西天！他大概受了好半天罪才死去的吧？”

“大公当场就中弹身亡。您知道，不应该玩那些左轮手枪。前不久

① 指奥地利皇储弗朗基谢克·斐迪南。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在萨拉热窝检阅奥匈帝国军队演习时，被塞尔维亚秘密民族主义组织“青年波斯尼亚”成员刺杀。这一事件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② 这两省十五世纪末属土耳其，十九世纪末又为奥匈帝国所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入南斯拉夫版图。

我们老家努斯列也有一位先生找来一把左轮手枪寻开心。结果是全家人都挨了枪子，连门房跑到四楼去看谁在放枪，也给打死了。”

“有一种左轮枪，米勒太太，你就是疯狂地使劲扳动它也不冒火，这类玩意儿还真不少哩。可是他们用来干掉大公的那支准比我说的要强得多；而且我还敢跟你打赌，米勒太太，干这档子事的人，那天他的穿着还格外讲究。明摆着的，向一位大公开枪这事有多难啊，他绝不像一位偷猎者朝守林人放个冷枪那么容易。问题是你先得想法子凑近他，像他那样的显贵，你穿得破破烂烂的还想接近他？你得戴上一顶大礼帽，否则还没等你下手，你就得先被警察带走。”

“听说他们有一帮子，老爷。”

“那就对啦，米勒太太，”帅克说，这时已搓完他的膝盖，“打个比方，要是你想去干掉一个大公或皇帝老儿什么的，你肯定得找些人商量合计。常言道，人多智广嘛。这个人出个主意，那个人再献个妙计，就像我们的国歌上说的，功德就圆满了，事业马到成功。要紧的是，你得瞅准了那位大人的车子开过来的那一刹那。就好比，你还记得当年用那么一把锉刀捅死了我们可怜的伊丽莎白皇后的鲁谢尼先生吗，他当时还和她一起散步哩。真是人心隔肚皮！自这件事发生后，再也没有哪位皇后敢随便出来散步了。摊上这号事的大人物还有的是，一个个都会轮到的。你等着瞧吧，米勒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也会有这一天的。也许——但愿上帝保佑别这样，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皇帝老儿也在劫难逃，既然他们已经拿他的叔叔^①开了刀。这位皇帝老儿的仇人可不少，比起斐迪南来还要多。正像前不久有位仁兄在酒馆里说得好，早晚有一天那些当皇帝的一个个都得被干掉，就是国家的军事部门也救不了他们的命。由于这位仁兄付不出酒钱，于是老板就叫来警察将他抓去。他给了老板一耳光，又打了警察两巴掌。之后警察就将他装上囚车押走了，想给他一点厉害尝尝。哎，米勒太太，现如今的新鲜事儿多着啦。这回对奥地利来说又是一大损失啰。遥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个队伍里，有一个步兵就开枪打死了一个连长。他拿着一杆上了膛的步枪，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的那些人叫他别在这里闲逛，可他就要在那儿逛来逛去，还说必须要与连长谈话。连长一出来，二话没说就宣布他不得离开营房一步。这位步兵端起枪，砰的一声就朝连长的胸膛开了一枪，子弹从连长的后背穿了出来，还把办公室弄得个乱七八糟，墨水瓶被打翻

^① 实际上斐迪南大公应是弗朗基谢克·约瑟夫一世皇帝之侄，这里帅克把他们说反了。

了，墨水在那些个公文上肆意流淌。”

“那个当兵的后来怎么样啦？”没过多久，当帅克穿上外衣后，米勒太太问道。

“拿了根裤带上吊啦。”帅克边刷着大礼帽边回答说，“而那根裤带还不是自己的，而是从看守那儿借来的，因他谎称自己的裤子总朝下掉。你说他还用得着等别人来枪毙他吗？要知道，米勒太太，谁碰上这种事儿谁的人头就得落地。再说那位看守，他也倒了霉，丢了饭碗不说，还判了六个月的徒刑，不过他没等服刑期满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某个教会里传经诵道。现如今，世上的老实人是越来越少喽，米勒太太。我觉得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错看了枪杀他的那个人。他准是把他看成了某位绅士，无疑是位正派的人，对自己还满嘴的甜言蜜语，歌功颂德。结果正是这位绅士把他干掉了。这人朝他身上开了一枪还是几枪？”

“报上是这么说的，老爷，大公成了个筛子。子弹像倾盆大雨似的一下子全给倾射光了。”

“活干得真麻利，米勒太太，干净利落。如要让我去干这档子事情，那我得去买支勃朗宁。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可是只需两分钟，就可以打死他二十个大公，不管他是瘦的还是胖的。不过，咱们得关起门来说个老实话，米勒太太，胖的还是比瘦的好打些。人们都还没忘记当年葡萄牙人是怎样枪杀自己的国王的。那家伙就是个胖子。这谁都知道，哪有骨瘦如柴的国王呢。好啦，我现在要去‘杯杯满’酒馆啦。要是有人来取那只留了订金的短毛歪腿的矮狗，你就告诉他，我已经把它放在我乡下的养狗场里啦，前不久，我刚替它剪齐了耳朵，得等它长好了才能领去，否则会伤风的。你就把钥匙交给那位女看门人吧！”

“杯杯满”酒馆里就只有一位顾客，他就是干密探的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老板巴里维茨正在洗着各种玻璃杯盘。布雷特施奈德想方设法要和他扯点正经事，可就是谈不起来。

巴里维茨是位远近闻名的粗人，脏话连篇，什么屁呀屎的张口就来。可他却满腹经纶，像个读书人。他常奉劝天下众生都去读一读雨果的一本书里的最后一章，也就是指拿破仑的一位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

中给英国佬的最后答复那一段^①。

“今年这夏天蛮不错的啦。”这是布雷特施奈德郑重谈话的前奏。

“不错个屁。”巴里维茨回答说，一面将杯盘放进橱柜里。

“他们在萨拉热窝可给我们干了桩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感到有门了，便接上一句。

“在哪个萨拉热窝呀？”巴里维茨反问了一句，“是在那个努赛尔酒店？那儿可每天都有人打架的，众所周知那个努赛尔。”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那边他们枪杀了斐迪南大公。您对此有何看法？”

“我向来不过问这类鸟事。谁想让我议论这种事，就让他来吻一吻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先生非常小心谨慎、礼貌周全地回答，一边点上他的烟斗，“现如今，谁要是跟他妈的这类事情搅和在一起，那谁不就是去找死吗。我是个买卖人，顾客进门要喝杯啤酒，那我就去给他倒一杯。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呀，跟我们有他妈的屁相干，谁要是瞧自己有他妈的多能耐，去管这类鸟事，我看这多半没好果子吃，就等着去庞格拉茨监狱了。”

布雷特施奈德没再说下去，他四下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酒馆，很感失望和扫兴。

“这里曾经是挂过一张皇上的像的，”过了一会他又找起话茬儿来说，“而且就是如今您挂镜子的地方。”

“嗯，说对啦，”巴里维茨回答说，“从前就是挂在那儿的，可苍蝇总在画像上拉一摊摊的屎，我只得将它挪到房顶与天花板之间的顶间处，那儿最保险。这您是知道的，说不定哪天遇上个爱扯闲话的，兴许就大祸临门。我他妈的犯得着吗？”

“萨拉热窝那边肯定糟透了，老板先生。”

对这类奸诈、单刀直入的提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起来更是格外谨慎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气候向来都热得要命。记得我在那边服役时，他们都得要往我们长官的头上搁冰块的。”

“您在哪个团服役来的，老板先生？”

“我可记不住这类屁大的事儿，我一向对这类鸟事不感兴趣，而且

^① 法国作家维·雨果（1802—1885）在《悲惨世界》一书中，描写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滑铁卢战役时，写到法国将军康布索纳以“屎”一词来回答英军的劝降。在此，巴里维茨为自己的粗俗谈吐找根据。

也从不打听问过，”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多管闲事就多惹是非。”

这位便衣警察布雷特施奈德就再也不吭一声了。他阴沉不快的表情直到帅克的到来，才变得好转起来。帅克一跨进酒馆门槛，就要了一杯黑啤酒说道：“维也纳今天也披上黑纱了。”

布雷特施奈德的两眼立即放射出希望的光芒，简短地接上一句：“科诺皮什捷也有十幅黑纱披挂在国旗两旁。”

“嘻，该挂十二幅。”帅克足足地喝了一大口说。

“您为什么认定要挂十二幅呢？”布雷特施奈德问道。

“好记呗！一打嘛，也好算钱；成批成打地买肯定要比零买便宜多了。”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默。直到帅克用自己的一声叹息才将它打破。“唉，怎么就真的翘了辫子，归了西天啦。眼看就要当上帝老儿，怎么就一命呜呼了呢。遥想当年，在我服役的那当儿，也有那么一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嘿，死得是那样从容不迫。当时大伙一心想帮他一把，想重新把他扶上马背，可一看，全然断了气，死得干脆利落。他原本也是准备升为大帅什么的，却魂断在那次军事演习中。这些个演习啥时候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听说在萨拉热窝也是有这么一种演习。记得有一次，我还赶上了那种军事演习，你猜怎么啦，他们竟然看出我的军服上少了二十颗扣子，于是便将我送入单人禁闭室，关了我十四天。而开头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残军人一样一点都动弹不得，因为他们把我的手脚捆绑在一起，让我不停地翻筋斗。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军队就是军队，就得讲个纪律规矩，否则，一个个都吊儿郎当，我行我素，那成何体统呢！我们的马科维茨上尉就经常训诫我们说：‘军纪就得对你们这帮混蛋天天讲，月月谈，否则你们就会像一群只会爬树的猴子。而军队则要将你们变成人，你们这群笨蛋猪猡。’这话有什么错？您不妨设想一下，要是在公园里，比方说就在布拉格的卡尔拉克街心公园里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位不遵守军纪的大兵，那成什么样子啦！唉，我一直最怕的就是这点。”

“在萨拉热窝的那档子事情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又扯了回来。

“这您可就错了，”帅克回答说，“这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才干的。”于是，帅克就奥地利当局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表了一通宏论：“土耳其人于一九一二年败在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手里；他们想让奥地利出来帮个忙，可事与